



五代史記第五十三

雜傳四十一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明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嘗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為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宮見高祖願留軍中効用為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所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

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患
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為党項所
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
將行高祖已疾召入卧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
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
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
兼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病或
勸景崇可速誅益景崇以益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
未決益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
子為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奈何欲以陰殺害
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母安發禍行及矣非
吾誰為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

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
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出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
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
後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
思綰共推李守貞為秦王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崇西招
蜀人為助蜀兵至寶雞雞為暉將樂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攻
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
之城南一舍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
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為然以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
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
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璠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
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持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君

等然事急矣吾欲為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犖等燒城東門偽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璨等皆然之暉明犖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宗自焚矣犖乃降暉

趙思綰魏州人也為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位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宗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然以非已兵懼思綰等有一心意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旨思綰厲聲請先黥以率眾齊藏珍惡之竊勸景宗殺思綰景宗不聽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益來朝思

綰以兵從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李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劫其家屬無信之以為然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歐之奪其佩刀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綰俱送款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綰為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鄧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綰計窮募人為地道將走蜀其判官陳讓能謂思綰曰公比於

國無嫌但懼死而為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已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留後起使就鎮思綰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屬聲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慕容彦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置姓閻氏彦超黑色胡髯再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為軍校累遷刺史唐晉豆門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麵受賂法當死漢高

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彦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於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署以討之以彦超為副彦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彦超欲速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彦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遽親征彦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彦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彦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地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隙而彦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為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

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為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敢受
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為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
超徙鎮秦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
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充彥超方
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
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
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謂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
也隱帝乃遣彥超副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
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大信使人告彥超善衛
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為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
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
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弒于北郊周太祖入立

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
呼彥超為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魚臯宗諒往慰諭之彥
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晏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
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間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
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
為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斥指周過失若欲共反者
太祖驗其印文偽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
為出兵攻沐陽為周兵所敗而劉晏攻晉絳不克解去太
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
城自守初彥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
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
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

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
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
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扑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為未
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
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顧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
斷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恐拜
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
魯及周度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
出弘魯彥超大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
度于市是歲鎮皇犯角亢占曰角亢鄭令兖州當焉彥超
即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
以事之日常一至又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彥超為人多

智詐而好聚歛在鎮嘗置庫所具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
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
作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
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實之深室使教十
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
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采以賜汝軍士私相謂
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
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
被擒遂滅其族兖州平太祖詔贈閻弘魯左驍衛大將軍
崔周度秘書監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雜傳四十二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穀傳汝舟校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
 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
 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
 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
 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
 為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
 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恠士之被服儒
 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
 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
 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

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豈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魏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子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為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嘗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菴不設牀席卧一束藟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實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饑采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為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為德服除復召為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

遇弒明宗即位雅知道所為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為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且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一過并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定慮遽跌而傷足蹶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有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

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乃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敗心帝潞王反於鳳翔敗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為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時敗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敗帝始遇弒躬已而廢帝出道為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蓋曰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大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大尉封燕國公罷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重言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大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

朝請周滅漢道文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
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
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
而喜為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
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
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又見道道殊無
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
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贊為漢嗣道迎贊于徐
州贊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反遂代漢議者謂
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
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嘗曰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

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
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
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
一卷時飲一杯良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與代老而自樂何
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
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
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嘗自將擊之
道乃切諫以為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
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
之眾若遇我師如山厭卯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
起太卒自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取淮南定二關威
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為太祖山

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二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相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益如此道有子吉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其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內難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珽饑卧廬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荆南成汭辟掌書記吳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珽為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糗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為敵人縻之則武陵武安必為公之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溺死趙匡凝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即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度太祖不欲先用

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十餘輩皆坐事廢珽至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出政院直學士許州馮行襲病行襲有牙兵三千皆故蔡卒太祖懼為變行襲為人嚴酷從事魏峻切諫行襲怒誣以賊下獄欲誅之乃遣珽代行襲為留後珽至許州止傳舍慰其將吏行襲病甚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卧內見行襲道太祖語行襲感泣解印以授珽珽乃理峻寃立出之還報太祖太祖喜曰珽果辦吾事會歲饑以勅汴宋間曹州尤甚太祖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珽甥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

今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
聞珽語大喜友珽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表象先討賊珽
為亂兵所殺珽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
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為翰林學士梁兵
征伐四方所下詔書皆珽所為下筆輒得太祖意末帝時
為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瑄同
為宰相瑄性畏慎周密珽儻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
異同而珽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為助以故瑄言多沮瑄嘗
持撫其過珽所私吏當得試官珽改試為守為瑄所發未
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得罪為太子少保唐莊
宗滅梁得珽欲以為相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為太
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水京師乏食充甚

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寮上封事其上書數千言且說漫
然無定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為國計使方欲以為相
而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群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即位
故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
該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為宗屬繼昭宗以
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
下其事群臣群臣依違不決珽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
三世今興兵向闕以卦難為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
為路人則茫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以為然乃發喪成服
而後即位以珽為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
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
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

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群臣五旦一隨宰相入見內
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旦起居而復朔望
入閣明宗曰五旦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群臣也不可罷而
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夫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
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群
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
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
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
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
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
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
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旦一入

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
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
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
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
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
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驕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
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為中丞畏重誨不敢彈糾
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紉然猶依
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等罷相任圜議欲以琪為相而
孔循鄭珣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
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
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

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古官至上東門而請
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坐
誤以定州為真定罰俸一月霍彥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
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敍彥威在梁事不曰偽為馮
道所駭琪為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
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為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
坐側為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為當時所沮以太子少
傅致仕卒年六十

鄭珏唐宰相縈之諸孫也其父徽為河南尹張全義判官
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
得及第昭宗時為監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補闕梁諸
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奉旨未

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入
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為與李振敬朔等相持
慟哭因召珏問計安出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
末帝問其策如何珏曰願陛下以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
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
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
笑莊宗入汴珏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
曹州司馬張全義為言於郃崇韜復召為太子賓客明宗
即位欲用任圜為相而安重誨以圜新進不欲獨相之以
問樞密使孔循循嘗事梁與珏善因言珏故梁相性謹慎
而長者乃拜珏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汴
而明宗又欲幸鄴都軍士愁怨大臣頗以為言明宗不省

上下洶洶轉相動搖獨珽稱贊以為當行趙鳳極言於安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罷其行而珽又稱贊之以為宜罷珽在相位既碌碌無所為又病聾耳孔循罷樞密使珽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留之珽章四上乃拜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隸人也愚為人謹重寡言好學為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為安陵主簿丁母憂解去後游關中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愚以書說韓建使圖興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為河南府叅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為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召之拜左拾遺宗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

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能為鄧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繼及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為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為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為太常卿

任園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為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擅散席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路王反犯京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馮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俟太后進止道曰路王已處處張榜招安今即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為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昫與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誚昫兩人遂相誼詬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為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愍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為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

等無所事常日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盧道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唐亡事梁索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路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路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竄百官久而不集惟道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道草牋勸進導曰路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處以大位勸人若路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路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及終有報曰路王至矣京

城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
正陽門外道又促導草牋導對如初李惠曰吾輩罪人盧
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牋導後事晉為吏部侍郎天福六
年卒年七十六

司空頴貞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人為羅
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大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頴
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
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外所迫流
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
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頴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頴
為亂兵劫其衣以敝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
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馬

遂以為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雄仍以
頴為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頴權軍府事頴為鄧崇韜
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頴屢以法繩
之頴有姪在梁遣家奴刀口之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于梁
莊宗族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雜傳四十三

宋歐陽修撰徐無黨注明汪成晉高濂傳汝舟校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為人美風儀與其兄暄弟皞皆以
 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為宗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為
 其子都所囚昫兄暄亦為然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
 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為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
 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遷端明殿學士長興
 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
 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昫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
 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為榮廢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
 郎監修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政弼廩之數幾何政
 弼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政命昫

無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
虛實殘租積乃采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
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為德
而三司吏皆沮怨先是馮道與昫為姻家而同為相道罷
李異代之愚素惡道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詰昫曰
此公親家翁所為也昫性少容恕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詬
相府史吏惡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並罷之
以昫為右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
麻罷昫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決活矣昫在相位不
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為禮儀使居
儉辭以祖諱家蠹馮道改居儉秘書監居儉決決失職中書
舍人李詳為居儉詰詞有聞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耻

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當時聞者皆傳以
為笑及為僕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僕射立
中丞御史下昫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是
時馮道罷相為司室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及
道為司空問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俟臺
官兩省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昫為僕射自由
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竊
笑之晉高祖時張從質反殺皇子重又於洛陽乃以昫為
東都留守判鹽鐵開運中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
判三司勤弁犯京師昫以自疾罷為太保是歲卒年六十

盧文紀字子持其祖簡求為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官至
右補闕文紀舉進士事梁為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

宗時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憂奏史曰諸道進奏官賀文紀問當如何史對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諸侯彊盛貢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鎮假借邸吏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為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隳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奮臂諠然欲訟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臺更通名贊拜既出恚怒不自勝訴於樞密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于朝即相率詣閣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流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慢吾法官皆殺而遣之文紀又請求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官卒不考歲餘遷工部尚書文紀素

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與其父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連假已而鄴奉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鄴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久之為秘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時廢帝為鳳翔節度使文紀為人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奇之後廢帝入立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顛有人均至廢帝因采善清均善官姓名內琉璃餅中夜焚香呪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羣臣也不可罷而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詣閣門請

對並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拜徽陵休仗舍顧文紀曰
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為待自卿為相詢于輿議皆云
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紀皇恐謝罪廢帝
至河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晉高祖入立罷為吏部
尚書累遷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卒
年七十六贈司徒

馬胤孫字慶生棣州商河人也為人儒暗少好學學韓愈
為文章舉進士為唐潞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從珂為揚
彥溫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胤孫從而不去從珂為京兆
尹徙鎮鳳翔胤孫常從之以為觀察判官潞王將舉兵反
與將吏韓昭胤等謀議已定召胤孫告之曰受命移鎮路
出京師何向為便胤孫曰君命不可不俟駕今大王為國宗

屬而先帝新弃天下臨喪赴鎮臣子之忠也左右皆笑其
愚然從珂心獨重之廢帝入立以為戶部郎中翰林學士
又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不通世務故
事多壅塞是時馮道罷匡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
已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
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司空
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胤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相為僕
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當侍班常在僕射前胤孫責
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
胤孫即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
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
就班脩敬而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况僕射乎昭序癡兒

豈識事體朝士聞居儉言流議稍息胤孫臨事多不能決
當時號為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
開門以延士大夫也晉兵起太原廢帝幸河陽是時勢已
危迫胤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冀其有所建言胤孫獻綾
三百匹而已晉高祖入立罷歸田里胤孫既學韓愈為文
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返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
行于世時人謂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
號也人有戲胤孫曰公素慕韓愈為人而常誦傅奕之論
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答曰豈知非佛佞
我也時人傳以為笑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陽周廣
順中卒胤孫卒後其家婢有為胤孫誣者初崔協為明宗
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胤孫又然時人嘲

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姚顛字百真京兆長安人也少恣不脩容止時人莫之知
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為奇以其女妻之舉進士事
梁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司馬已而
以為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欲擇宰相
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顛乃拜顛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顛為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
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齟齬無所為唐制吏部分為三銓尚
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
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為相建言天下未一
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
無益始詔三銓合為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顛與盧

文紀為相復奏分銓為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
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遜顓等無
如之何廢帝為下詔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顓為戶部尚書
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貲尸不能斂官為賙贈乃能
斂聞者哀憐之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宗龜
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
事梁為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為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
侍郎梁亡貶筠州司馬復用為太子詹事唐明宗時為吏
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
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
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

制辭編為敕甲岳建言以謂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
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
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
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
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
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冊爾兔園冊者鄉校俚
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
岳秘書監其後李愚為相遷岳太常卿初鄭餘慶常採唐
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
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
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
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

顛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為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父也又益訛謬可笑其類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温叟

嗚呼甚矣人之好為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父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為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馬縉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為太常少卿

以知禮見稱于世唐貞觀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編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武等請如編議宰相鄭珣等議引漢桓靈為比以謂桓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為孝元皇父長為孝仁皇請下有司定謚四代祖考為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不議漢桓帝尊祖為孝穆皇帝又為孝崇皇帝縉以謂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為文皇帝不可以為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縉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蕪厥號朕居九五之位為億兆之尊奈何摠二名於眇躬惜一

字於先世乃命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請
尊祖禰為皇帝魯高為皇宰相鄭珏合羣議奏曰禮非天
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尤也議者引古以漢為據
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臯陶為德明皇帝涼武昭
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
考皆加帝如詔且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
劉岳修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編編又言縗麻喪紀所以
別親疎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
議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為大功九月非是
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顯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
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有五禮姨舅皆服小
功今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總令皆小功禮令之不

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儀
禮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為
兄之子妻服大功今為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
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疎因尊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
久今國之典不可滅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議并以禮
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京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
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敕無
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為定之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
于令今有五服自縞始也縞明宗時常坐覆獄不當貶綏
州司馬復為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
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崔居儉清河人也相彘父堯皆為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

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
中丞唐莊宗時為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隋唐與
盧鄭皆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
門望自高為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為禮儀使居儉
以祖諱彘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為祕書監居儉歷
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
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為生居顯官不常之死之日貧不能
葬聞者哀之

崔悅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承唐末為刑部郎中悅少
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里巷
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
王瓚辟掌奏記悅性至孝其父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

命何用樂為悅屢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疾者悅輒迎拜
門外泣涕而告之承終不肥悅樂而卒悅居喪哀毀服除唐
明宗以為監察御史不拜以嘲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
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為學士承旨權知天福
二年貢舉初悅為學士嘗草制為宰相李維翰所改悅以
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
頗不樂而悅少專於文學不能蒞事維翰乃命悅知貢舉
悅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為當時所惡
悅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貴嚴尊守而語簡謂悅曰孔英
來矣悅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為言乃考英及第物
議大以為非即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八年高祖
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

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校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
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
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
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襪襜白布大口袴革帶履
左執籥右秉翟執蠶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
服平巾積緋絲布大袖綉縐甲金飾白練襪錦勝蛇起梁
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
吹十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白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
一金鐃一歌簫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
樂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
高祖大悅賜松金帛群臣左右覩者皆嗟歎之然禮樂廢
久而制作簡繆文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

工舞郎多教坊以人百工商賈州縣遊役之人又無老師
良工教習明年正月復奏于廷而登歌聲悲雜煩慙如
薙露虞殞之音無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
年高祖崩柩以風裊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
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邪律德光入
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且因簿鼓吹都人聞者
為之流涕焉

李懌京兆人也少好學頗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為祕書省
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為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梁亡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稍遷衛尉少卿
天成中復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承旨時
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身

下學士院作詩賦為首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
工乃命憚為之憚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爾後生
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
與英俊為准格聞者多其知體後遷刑部尚書分司洛陽
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雜傳四十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和凝字成績鄆州涇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為唐監察御
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又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
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聰敏形
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質瓌辟為從事瓌與唐
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及顧見凝麾之
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
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
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
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中累遷主客
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音輿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為

誼譁以動主司主司母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為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為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為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數召之問以時事凝所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為宣敕十餘通受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為然是時鄭王為開封尹留不從幸乃受以宣敕高祖至鄴從進果友鄭王即以宣敕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為神遂敗走出帝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

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凝好飾車服為文章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嘗自鏤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己及第時名次為重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為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為榮焉

趙瑩字玄暉華州華陰縣人也為人純厚美風儀事梁將康延孝為從事晉高祖為保義軍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是徙鎮常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于色勸高祖母及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高祖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累拜中書令出為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是時
出帝童昏馮玉李彥韜等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譖去
之以瑩柔而易制故復引以為相契丹滅晉瑩從出帝北
徙虜中瑩事元欲為太子太保周太祖時與劫大丹通好遣
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見敏悲不自勝
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留事漢
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于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
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太傅葬
于華陰

馮玉字璟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馮贇為河東節度
使辟為推官入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為鹽鐵判官
晉出帝納玉姊為后玉以后戚知制誥拜中書舍人玉不

知書而與殷鵬同為舍人制誥常遣鵬代作頃之王出為
潁州團練使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遷樞密使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事雷國
大務一決於王王嘗有疾在告百刺史已上宰相不敢除
授以俟王決王除中書舍人盧價為工部侍郎桑維翰以
價資鈔淺淺為不可由是與維翰有隙維翰由此罷相王為
相四方賄積實鉅萬契丹滅晉張彥澤先以兵入京師兵
士爭先入王家其貲一夕而盡明日見彥澤猶語笑自言
頗得持晉玉璽獻契丹以冀恩獎彥澤不納出帝之北王
從入契丹契丹以為太子太保周廣順二年其子傑自契
丹逃歸王懼以憂卒

盧廣字子徵河南人也父均望唐司勳郎中質幼聰慧善屬

文事唐為祕書郎丁母憂解職後去遊太原晉王以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質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為嗣莊宗將即位以質為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尚書莊宗即位欲以質為相質性疎逸不欲任責因固辭不受拜太原尹北京留守遷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從平梁權判租庸遷兵部尚書後為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節度使三年拜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歷鎮河陽橫海初梁已篡唐封哀帝為濟陰王既而醜殺之厓生于曹州同光三年莊宗將議改葬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壙稍廣其封以時薦饗食而已質乃建議立廟追諡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奉冊立廟于曹州而議者以謂輝王不吉于為賊臣所立而

昭宗何皇后昆首為梁所弑遂以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宜稱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共以此非質大臣亦知其不可乃奏去廟號秦王從榮坐謀反誅質以右僕射權知河南府事廢帝反鳳翔敗帝發兵誅之竭帑藏以厚賞而兵至鳳翔皆叛降廢帝悉將而東事成許以重賞而軍士皆過望廢帝入立有司獻藉數甚少廢帝暴怒首諸鎮至刺史皆進錢帛助國用猶不足三司使王玫請率民財以佐用乃使質與玫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並起囚繫滿獄六七日間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質等借民屋課五月由是民大咨怨晉高祖入立質以疾分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充為橫海軍節度判官節

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交為謀主已而延祚又為守光所敗交見殺守光怒交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交故客趙王給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王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王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于道以免琦為人美風儀重節槩少喪其家游學汾晉之間唐莊宗鎮太原以為代州軍事推官後為橫海趙德鈞節度推官入為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為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史盜所監物下軍巡獄吏尹訓納賂及其獄其冤家訴于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為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蒙活者甚眾歲餘遷禮部郎中史館脩撰長興中

廢帝失守河中罷居清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帝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是時晉高祖鎮河東有貳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備顧問多所裨畫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為助不如先事制之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禿餒前刺等助都而為趙德鈞王晏球所敗禿餒見殺前刺等皆送京師其後契丹數遣使者求前刺等其辭甚卑恭明宗輒斬其使者不報而東丹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欲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使疆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崧以琦語語三司使張延朗延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縣官十數萬緡責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大喜侂日以

琦等詰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為非因誦戎昱
 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急召
 崧琦等問和我計如何琦等察帝色怒亟曰臣等為國計
 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即發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
 平而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
 扞國也又輸資資虜可乎崧等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
 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曰琦疆項首以人主視我邪琦曰
 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
 等言非罪之可也雖拜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賜酒一卮
 而遣之其議遂寢因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為端明殿
 學士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為助遂以亡唐琦事
 晉為祕書監累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趙王仕至職方

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王疾親嘗藥扶持及卒為其家主辦
 喪葬王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已子後舉進士及第云
 琦有子餘慶端

薛融汾州平遙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為右補闕
 直弘文館晉高祖鎮太原融為觀察判官高祖徙鄆欲據
 太原拒命延見賓佐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或恐懼
 不敢言融獨從容對曰融本儒生爾軍旅之事未嘗學也
 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高祖入立拜吏
 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
 融曰文辭非臣所長也遂辭不拜時詔修洛陽大內融上
 疏切諫高祖褒納其言即詔罷其役遷御史中丞改尚書
 右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何澤廣州人也父鼎唐末為容管經略使澤少好學長於
歌詩舉進士為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
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
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
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
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之止獵拜倉部
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
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閣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
史館修撰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
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唾之五代
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置墓
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潁州縣出

紙號為蠲紙澤上書言其敝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澤
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于鳳求為給諫鳳薄其為人以為
大常少卿敕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
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公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
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即
遣婢且子詣馭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為皇太子秦王素驕
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晉高祖入立召為太常少卿
以疾卒于家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堯官至右
司郎中權舉進士為右補闕唐亡事梁為職方員外郎知
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權隨州司
馬起為右庶子累遷戶部尚書晉高祖時為兵部尚書是

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歎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顙
於穹廬乎因辭不行坐是停任踰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為人明敏好學為寧晉樂壽縣令有
善政縣人立碑以頌之郭崇韜鎮成德辟為從事明宗時
為尚書郎安重誨為樞密使薦圭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
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吏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
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
圭始改尚書右丞判吏部銓事重誨敗死圭出為貝州刺
史罷歸常山閉門絕人事出入閭里乘輜軒車晉高祖立
召拜刑部侍郎隨鐵副使遷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名
以疾罷卒于常山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攝參軍劉守光亂敏
避之滄州遂客於梁久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為唐莊宗從
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有客可與俱來
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監軍巡官使掌奏記莊宗即位
召拜司明員外郎敏又感武年七十餘而其祖父年九十
餘皆在鄴敏乃求為興唐君事祖父以孝聞丁母憂去職
趙在禮反逼敏起視事明宗即位禮鎮滄州敏乃復得
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馮贇留守北京辟敏副留守贇
入為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時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
丹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達屯于晉安
勢甚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敏曰晉所恃者劫舟也東丹王
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

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謂李懿曰敏燕人也能知德鈞德鈞為將守城嬰斬驚勸健兒而已使其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況有異志乎今聞駕前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壯者千匹健兵千人與勇將郎萬金自平遙汾山冒虜中而趨官砦且戰且行得其半達則事濟矣懿為言曰廢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歷晉為太常卿使于吳越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虜發於首卒贈右僕射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